

关于步兵第54联队刘老庄战斗史料的追踪考察  
——《副史》、《平岛笔记》与第一大队《战果报告》——

Investigation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iu Laozhuang (劉老莊)'s Fighting  
by the 54th Infantry Regiment

姜 克 實  
JIANG, Keshi

岡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  
第45号 2018年3月 括刷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kayama University Vol.45 2018

## 关于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刘老庄战斗史料的追踪考察 ——《副史》、《平島笔记》与第一大队《战果报告》——

姜 克實

前篇中追踪了共产党方面的有关刘老庄战斗的原始资料，对比之下可看到故事情节是不断发展的。英雄在宣传美化过程中，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失真。尤其是没有文字档案资料佐证的口碑。从中可以得到一种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即不能用口述方法来记录历史过程。单纯的回忆，口述能提供的仅仅是个人一时的感情面的经验（如对某事件的惨状，兴奋，感激的印象），并不能提供准确的历史情报（如时间，地点，人数，过程，数据统计）。口述历史，是一种社会学的方法，通过一种复数的，大规模的口述调查可以掌握一种社会状态（社会惯行，民意等），但在历史学中只能成为一种副次性的参考，决不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手段。有关中国国内抗日战争记录，很多都是以口述，记忆，政治宣传材料为据，为准。结果造成了事实面，数据面与档案文献记录的大差，以致不能进行研究的国际接轨。这是一个必须反省的问题。反过来也许有人问，有关刘老庄的战斗，日方的记录是否有文字档案佐证，内容是否可靠？是否也是一种政治宣传？以下就是笔者对此题目的考察。

### 一 『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資料源的追踪

有关刘老庄的战斗，至今日军史料中较可信的记录只有『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池田八郎的「劉老庄の戦闘」一文。用战史记录的手法，第一次具体地描写了战斗过程，并附有两种作战的部署略图。为至今除口碑以外不明真相的刘老庄战斗提供了不少作战面的基本情报，如天候，行军方式，作战部署，战斗过程记录等。比起国内重“情节”（英雄事迹）的记录，“内容详实”为其特征。但若仔细分析，可以判断其内容也并不是来自于可信度高的《战斗详报》，发现其缺乏很多战斗详报中不会遗漏的重要内容。比如具体的作战日期，时间，地点，敌军番号，作战命令，死伤统计，虏获内容统计等。

此记录是怎样作成的？为了考证『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的资料来源和做成方法，笔者最近又进行了一次追踪调查。意图寻找池田八郎「劉老庄の戦闘」一文使用的原始资料出处。首先发现的是有关刘老庄战斗的记录，除了1989年5月发行的『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外，1983年4月发行的『鳥取綜合聯隊史』「大〔六〕塘河作戦」一节中，1966年12月发行的『岡山郷土部隊史』「大〔六〕塘河作戦」一节中也有过记录。附属图面几乎相同，内容面略同，但详疏有别，后出的『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记录可称最详细。还可以判断，其使用材料都是出自于一个来源，可以断定都是由池田八郎执笔。

池田八郎是何人？「劉老庄の戦闘」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到底在哪里，此记录又是如何编辑，构成的？



左为池田八郎，引自《步兵第54联队史》

池田在1943年3月刘老庄战斗期间，任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第一大队步兵炮小队长。战后1950年代开始，活跃于战友会组织，一直在收集联队的战史资料，也是『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关于战史部分的资料来源，该联队史第48页中有一个解答。是对同书第二编「聯隊再建と支那戦線」(48-234頁) 编辑方法的说明。内容如下：

第二编以既刊的『副史』为骨骼，用各位战友的投稿为内容加工汇成…。『副史』是池田八郎借用了田坂联队长长期收集，保存的战斗详报和其他文件为基干，细心编辑而成，因为是贵重史料，所以编集时尽量留意保持了其原型的完整。(中略)

通过各位的投稿，… (本书) 明确，填补了许多至今不明部分的空白。特别是有关一，作战，讨伐第一线的行动概要 (日期，场所，参加部队，彼我行动状况，友军的行动，结果等) 二，战友的战死伤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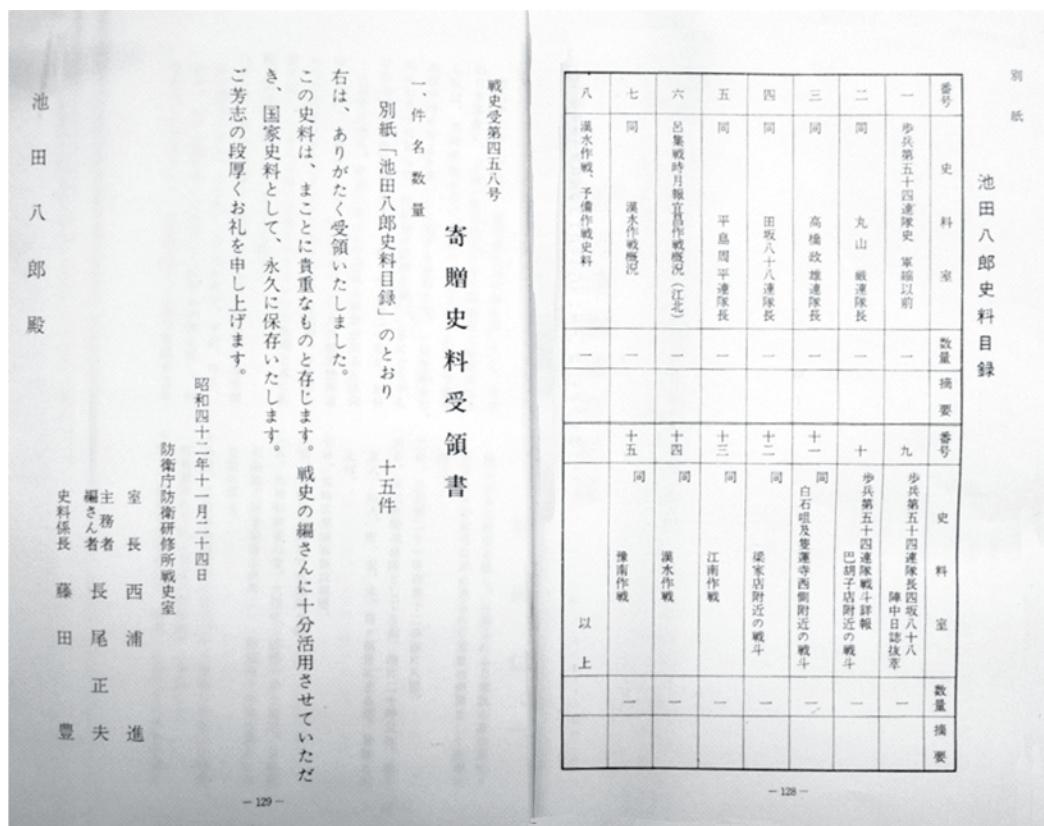
从以上说明得知“战史记录”部分 (第二编)，是由『副史』(战史资料) 内容和“投稿”内容混合而成。编者池田八郎，编辑时强调要保持史料原型和记录作战基本情报的重要。这可以说是一个区别“故事、宣传品”与战史记录的基本方法。可见池田还是一位有素养的记录者。在此更重要的是使笔者知道了『副史』的存在。这本『副史』到底在哪里，又是怎样记录了六塘河作战？不久，笔者找到了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的『副史』。是一本很罕见的小册子，互联网的书目中并没有任何记载，但在防卫省战史资料中心和靖国神社的图书馆中各有一册存在。书名为『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副史』，1970年出版。但书籍入手后笔者遗憾地发现，有关刘老庄战斗的记录内容和20年后出版的『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的内容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主要在构成的体裁面。即『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副史』以记录各次战斗为中心，按照各任联队长在队期间的“大事记”体裁编成。换言而之，是各联队长留下的简明执务记录。当时 (1970年)，历代联队长大多数还都在世。刘老庄的战斗即出现在第四代联队长 (从1938年再组编始算四代) 平岛周平 (1942年3月17日赴任) 的记录中。



可见这次战斗也是平岛周平联队长在华任期间最得意，又被看作为最成功的一次代表性作战。「劉老庄の戦闘」一文的内容，若按前述编辑时说明，应是执笔者池田八郎利用“田坂联队长长期收集，保存的战斗详报和其他文件，细心编辑而成”，并“尽量留意保持了其原型的完整”，即并没有做过大手脚。

## 二 『池田八郎史料』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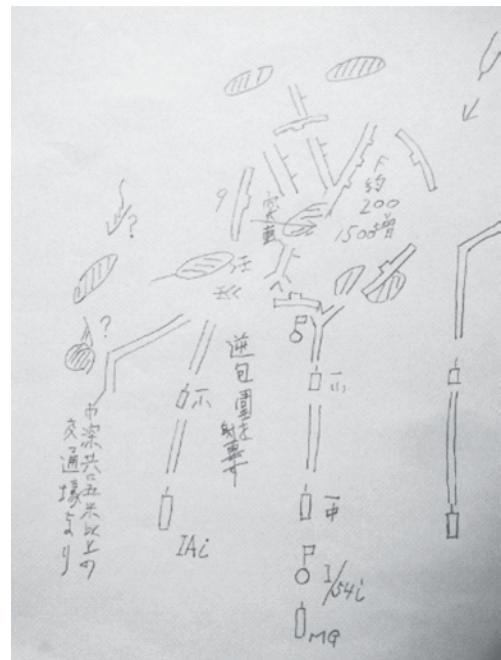
是否此说明属实？有没有方法来佐证？笔者在“副史”中意外地又发现了一个解决此问题的线索，即编辑『副史』时利用过的『池田八郎史料目录』的存在，此资料在『副史』编成出版的三年前，1967年11月24日，被寄赠给当时的防卫厅战史室。内容共有15个文档。题目见下图



《池田八郎史料目录》『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副史』

当笔者满怀期待，从防卫省战史资料中心调出这个文档时，首先感到的是失望。史料共15件，目录的2-5部分，是当时（1967年）在世的4位联队长，即高桥政雄（第一任1938.4-40.3），田坂八十八（第二任1940.3-41.3），平岛周平（第四任1942.3-45.4），丸山严（第五任1945.4-8）为编纂『副史』所提供的联队记录，手记等。并不是期望中的战斗详报，而多属于个人笔记，备忘录类。也就是在民间有关联队的大事录。其中的第6至第15件，的确是战斗详报的“拔萃”，可以算是第一手贵重的战史资料，但内容全部都是田坂八十八在职一年中（1940.3-41.3）经历的战斗记录。即，除了细心擅长记录的田坂八十八以外，其余三位联队长并没有能为『副史』提供有关作战的详细记录。

最渴望得到的平岛周平的记录中，虽然有刘老庄战斗的笔记，但内容和图面，比起『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副史』的记录要简略得多，此为笔者的不满之处。但又庆幸的是终于寻找到了有关刘老庄作战的资料原型。共两页，加一张作战草图。草图十分潦草，但一看即可断定，是『副史』和『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刘老庄的战斗部分中使用的作战略图的原图。即『副史』中的作战图，是执笔者池田八郎按平岛周平的草图精制加工而成的。因为此资料按规定不允许复制（拷贝），所以笔者在此不能出示原件。以下是手抄的全部内容。图版则是利用透明纸对原图的描摹，不会有大差。以下是原文，部分摘译：



平島周平笔记中的作战草图, 1565页

「No.3 自昭和十七年三月至昭和二十年四月、平島周平聯隊長

平島周平少將本人の記事、住所：鹿児島県川内市平佐町平佐（1563页）」

「劉老庄付近の戦争に於ては寡兵能く敵を包囲し約二百をぎやく殺するに至った。特に第九中隊長船越大尉は率先突撃隊の陣頭に立ち突入し遂に壮烈なる戦死を遂ぐ。

（译文：在刘老庄附近的战斗中，能以寡兵善战，将敌包围取得虐杀200余敌的战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九中队长船越大尉能位于突击队前头，率先突入敌阵壮烈战死）

（1）敵情

師団は其の警備地域内の肅正を計り、以て大東亜戦争を有利に導くべく亦各聯隊は其の地区の内に於て統一せる作戦を実施し以て師団の要望に答えんとし、前記蘇淮作戦を実施し、主として敵の基地に痛撃を加えたり、爾後敵は四散し各警備隊の間隙に入りて失いし其の兵力

を補充しつつあり、就中其の主力は淮陰西北方地区に於て逐次其の兵力を拡大しつつあるもの如し。

## (2) 联隊の部署

聯隊長は右の敵情に依り次の如く処置せり。

イ、各大隊を数縦隊に分進西北進せしめる。(译文：各大队分为数纵队各自向西北分进)

ロ、第一大队は左縦隊となり北進。(译文：第一大队作为为左纵队北进)

ハ、特に各隊は銃砲声のする方向に包囲する如く前進すべし。(译文：各队前进时注意随时准备向枪炮声方向实施包围)

ニ、第一線と第二線に適宜の距離をなし第一線は尙て遮敵前進すべし」(译文：第一线与第二线保持适当距离，第一线尽量争取隐蔽前进) (1567页)。

平岛的笔记中没有对战斗过程的描写，只有简单的战果和战斗部署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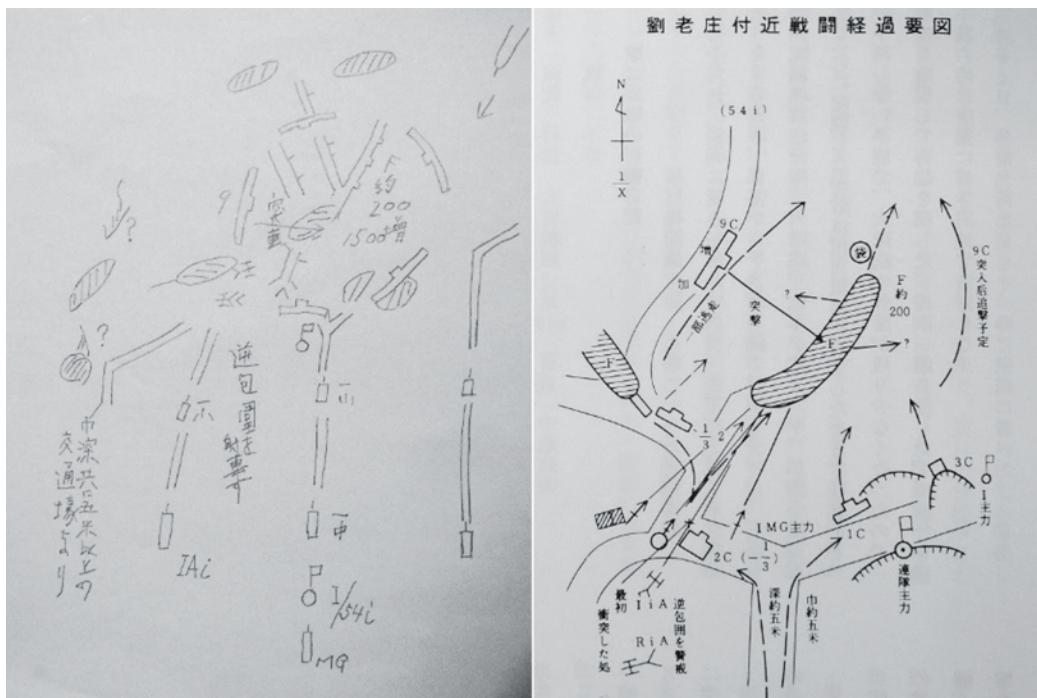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有三点，1. 记录称“以寡兵善战，将敌包围”。2. 又称“虐杀200余敌”。3. 此文也并没有战斗日期记录。其余的部分如部署，船越大尉身先士卒壮烈战死等，均和联队史中的记录基本相同。此记录，从部署内容，作战成果面看都不精细，甚至也没有日期记录。所以笔者推测是之后按记忆补做的笔记。很有可能是1945年败战后的记录。是否略图也是补做？很难断定。从复杂的地形看，似乎不会时隔很久，否则很难记忆出全体道路的形状。笔记中描写的歼敌法为“ぎゃく殺”（虐殺）。说明是带有报复，惩罚性的残杀。从这个用词表现可以联想到第4连最后的场面应该很凄惨。这个不稳妥的表现，在战后编写的『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副史』中被池田八郎改为“我が銃剣の鎧と化せり”（成为我刺刀之血锈）。

追到此处笔者断定，有关刘老庄的战斗，战后并没有留下战斗详报记录（可能毁于战火），否则不会出现数字面的暧昧，或伤亡统计，时间等基本情报面的不全。最原始的记录，实际上就是平岛周平联队长期保存的一张草图。按此图池田八郎在「劉老庄の戦闘」一文还原出作战开始后的部署。至于其他草图中没有记录的部分，如联队史记述中出现的晨雾的天候，大队行军的序列，200名苦力的存在，炮击过程，劝降过程等，如后述应该都是实际战斗参加者池田八郎按个人的手记（阵中日记），或“记忆”还原，充实的情节。平岛周平的草图（骨骼）和池田记忆（内容）的结合，产出了『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劉老庄の戦闘」的记录。对比之下，可看到池田确实很精细，也很严谨。没有写入战斗日期（内有六塘河作战开始的日期）并不是遗漏，和记录战果为“二百余名”同样，是为了忠实于原始记录（平岛笔记）内容。池田文章最初出现在1966年12月出版的『岡山郷土部隊史』中，定型于1970年出版的『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副史』。之后一直未有变化，延续至今。成为日军史料中刘老庄战斗的原型。

## 三 利用史料比较方法再次还原战斗过程

在搞定了「劉老庄の戦闘」这一记录的做成经纬后，笔者首先感到的是有必要摆脱联队史记录的

束缚，从原始资料的草图开始，重新再验证一下刘老庄战斗，并比较一下，看看哪些是初期平岛周平的记录，哪些是池田八郎的记录。



左图为平岛绘制的草图，右图为联队史中，池田加工的作战图

以下是笔者对比两者的地图，对刘老庄战斗再考证的结果。

1. 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第一大队拉网扫荡的行进方向，是由南向北，全部隐蔽在五米深五米宽的壕内行进。新四军第19团的行进方向则是由东向西，在地面道路行进（池田）。（平岛记录为分三路前进。第一线部队隐蔽在沟底）。
2. 先与19团遭遇的是作为尖兵的第二中队（池田）。（平岛没有触及到各部署中的具体中队名）。由于第一大队处于包围网西端（左端），可认为19团的大部分，此时已成功地脱出了日军的包围。
3. 从图中标识的“最初遭遇地点”看，地形像是道路（东西）与南北交通壕的交错点。形成一个复杂的路口，应有一条道路，两条壕沟（或两条道路，一条壕沟）同时在此附近汇合。此点两种图都一致。
4. 最初的遭遇战中，第二中队将新四军第19团（图中的F）行进序列的尾部切断。19团主力一面应战一面向西北撤去（左方F）。而被截断的尾部4连（中间F），为躲开日军地面火力封锁，退入一条通向东北方向的壕沟，不巧这可隐身的壕沟是一条没有出口的死壕（池田，图中“袋”字）。（平岛笔记没有提到死壕，草图上描写的是四面包围。而池田加工图是死壕，三面包围）。
5. 从图中可判断，并不是被切断的部队所有都进入了死壕，有一部分在壕外，受到来自南面日军火力的堵截后，向东北方向退走（池田图中标志“一部逃走”），这部分应是逃脱成功者。

(平岛笔记中可见到北方有敌存在，但没有标明是否是逃脱之敌，也可理解为是反包围之敌。从平岛地图看，19团并没有撤走。从西方，北方试图反包围。解救第4连)。

6. 战斗开始后，隐蔽在壕内行进的第一大队迅速跃出壕沟在地面展开，并对被截断的尾部（4连）实施包围。第一，第三中队（C为中队代号）向东南展开，用火力封锁死壕西侧，第二中队主力用与重机枪2挺，轻机枪1挺，大队炮（IIA）1门堵住死壕南口（唯一的出口），第二中队的一小队（2C 1/3）在最左翼用火力封锁了死壕的东侧。造成对死壕交叉封锁的火力网，使壕内的4连不能逃脱或抬头应战（池田记录）。

(平岛的草图能判明日军包围网，但不能判明兵力部署细情)。

7. 在此状态下，第一大队的步兵炮从南向北步步延伸射击，压迫4连退向死壕尽头（池田记录）。

8. 此部署使4连进入被完全包围，封锁，又无法抬头实行抵抗的绝境。到此，战斗已经失去继续进行的意义。之后池田记录中出现了日军停战，劝降的记载。这段内容，是池田八郎的回忆。但也被前述新四军的陈毅报告所佐证。拒绝了日军劝降肯定的事实，否则不会有第二阶段残忍的歼灭战。

9. 按地图标志，笔者推测停战劝降之间，日军方面出现了新的部署变化。即联队本部到达后，以联队长为指挥部署了下一段的歼灭战。平岛周平参与了指挥的理由有三，一是东南角位置联队本部的出现。二是联队炮（41式山炮，图中RiA）一门的增加。指向19团撤退的西方，并标注用途是“警戒敌方的反包围”。三是第九中队的“增加”（图中西面9C）。第九中队从编制上是第三大队所属。并不是第一大队（照沼清松大尉）的部队。且图中有“增加”字样，所以考虑是联队主力到达后，平岛派出的增援部队。（也不否定最初就是顶替第四中队的配属调换，可以确定第四中队没有参加扫荡作战）。

(平岛笔记中，有向枪炮声方向实施包围的部署。但地图中没有联队本部到达现场的标注。也没有第九中队是后来增加的记录。但记录了新四军的反包围)。

10. 担任突击的第九中队，冲锋几次，从图中不可判断。但从被称为成功的“步炮协同典范”战例的池田记录，和突击队对残敌实行了虐杀的平岛笔记看，应是很成功的一次突击。短时间解决战斗。据前述陈毅报告，此时在壕中仅剩“未伤者之二十余名”。在全员战死的情况下，此说是一个推测，但应该与事实相差不大。所以在最后一发炮弹的余音中突然出现的100余名有各种火力掩护的强悍的突击队员前，4连的残余人员不会形成实质性有效抵抗。4连的最后，像平岛的笔记一样应该是一个很凄惨的场面。包括对不接受劝降和船越中队长战死的两重报复性惩罚。战斗当然不会拖延至黄昏，应该很快就完全结束。

(平岛笔记可以确定是第九中队从西侧突击。船越中队长战死)。

比较起来，内容记录虽有粗略之分，但基本形同。池田绘制的地图，充实了平岛略图的许多细节。但也看出两处矛盾。

一，联队主力是否赶到现场，第九中队是否是平岛到达后“增加的”新部队。平岛的记录和略图对此没有触及，标明。即从平岛草图中看不到联队主力到达的迹象。

二，八路军是否企图进行了反包围。从平岛略图看，有“增加1500”的标志，但敌我不明。从书

写位置看，敌军增1500名的可能较大。所以应指的是19团对第一大队的反包围。

笔者推断，战斗开始时日军只有第一大队进入战斗。迅速展开，切断了19团的后卫部队，并对退入死壕中的4连进行了包围。此时已脱出包围圈的19团主力（1500余名）看到日军人数不多（平岛记录中为“寡兵”）企图前来救援，协助4连突围。可是不久第五十四联队主力也赶到现场，迫使第19团放弃救援撤去。劝降和最终的歼灭作战应在联队主力到达之后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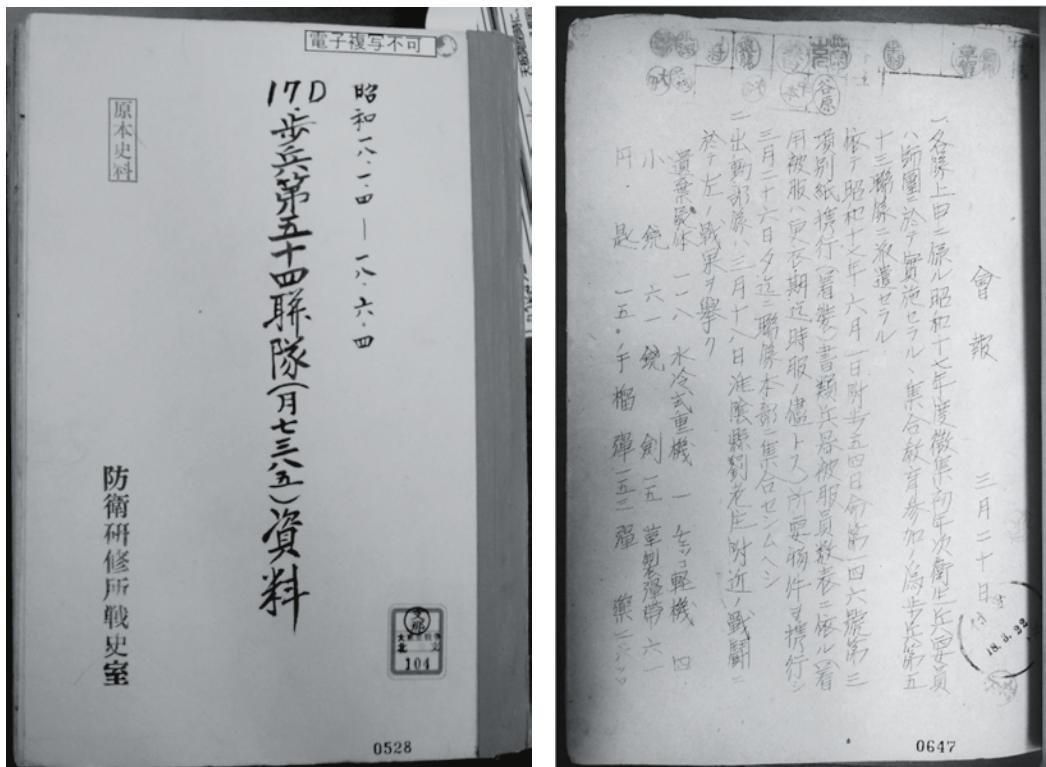
由于池田八郎作为大队炮小队的队长，直接经历了此次战斗，又担任了重要角色，所以可以用自己的记忆，记录补充平岛笔记的细节不足。若仔细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劉老庄の戦闘」中的“新内容”部分，大都数是和“炮兵”有关联的记述。内容整理如下：

1. 为了诱敌和观察敌情，炮兵一小队与200名苦力在壕外行进（炮队的部署）。
2. 壕外炮兵用望远镜在浓雾中观察，发现了敌部队在行进中，并将敌情通知尖兵小队（炮队的行动记录）。
3. 炮兵用炮弹延伸射击的方法，一步步将残敌（4连）逼到死壕尽头（炮兵作战部署）。
4. 大队炮小队长（池田）同申德瑞翻译同行，对4连劝降（本人的行动）。
5. 突击被称为“步炮携同”的典范（自己的指挥和经历）。
6. 战斗中共使用了63发炮弹，为此遭到大队长训斥（自己的经历）。

可以看出这个记录又可称是一部池田所在的炮兵小队作战的全记录。所以池田并不是在加工创造，而是根据个人的记录进行了有根据的充实。从总体上讲，内容基本上来自于平岛的原始资料（草图），且后充实的部分又能被核实（如停战，劝降等情节），所以『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劉老庄の戦闘」的记录虽有缺陷，但可称为是一个可信的记录。其内容还可以被以下新发现的战果记录佐证。

#### 四 《第一大队会报》的战果统计

国内有关刘老庄战斗的原始资料，应是陈毅在1943年7月5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而作的报告《新四军在华中》的一节，记录了战斗中殉国人数为“我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第四连全部，连长白恩才、副连长石学富、政指李云朋、文教孙尊明、排长张庆忠、蒋员连、刘登甫等以下计八十二人”。对比之下，日军记录中平岛周平联队长的事后笔记和『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的池田八郎记录，却都写着敌死亡“200余名”。此200余名的数字是否可靠？笔者经考证得出的结果是“否”。对平岛来讲，“余名”只是一个概数，一个事后记忆中的数字。也没有任何可信的资料来佐证。池田之所以采用此数为据，也因为须要尊重上司联队长提供的原始资料（平岛笔记）。在池田文章第一次出现的1966年至『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问世的1989年的23年间，此“200余名”，可能是唯一有根据的数字。



资料封面（左）和《第一大队会报》内容（右）

为寻找证据，史料奔走多年的池田，当然也对这个概数不满。1989年，池田在『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的编辑记录中又引用了一个新数据，称“包括刘老庄，作战全体的战果有一说是敌遗弃死尸284名”（212页）。这个新数据，若是六塘河作战的3月16日至4月6日间联队全体的战果统计还是合理的，但由于没有确凿证据，池田称“此数并无法佐证”。284名数字的来源，考虑是编辑『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期间，来自某当事者的笔记，因为没有其他佐证资料，池田也只将其引作参考。

有关刘老庄一战，新四军的死亡数到底是多少？实际上，日军档案中还有一个一直没有被池田八郎发现的重要史料，虽不显眼却记录了刘老庄战斗的战果。名为『17D 步兵第五十四聯隊（月七三八五）資料』。种类为“返还文件”，即被美军战后缴获后运回美国，1958年归还给日本政府的资料（此类资料是防卫厅战史室的主要资料源）。

看内容得知是参加刘老庄作战的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在1943年1月4日至6月4日间的庶务日志。文件凡例中记载「一、曹長（書記）保管にして秘 極秘は別綴として一年保存するものとす 二、兵卒以上は末尾に捺印（若くは花印）なすものとす」。也就是中队的非机密文件。由文书职的曹长一名负责记录，保管期限规定为一年。文件顶端的福原，草贺，主税三颗印章，既是第四中队的三位将校。左边的11颗印，都是在队的下士官。

日志几乎每日都有记录，刘老庄战斗发生在1943年3月，共有23条，主要记录的是训练结果报告、生活、军纪、卫生、会计、酒保（军人服务）等琐事。也转载大队下发的各号『会报』（大队通知）。

3月20日大队会报第二条内容为「劉老庄付近戦闘に於ける戦果」。内容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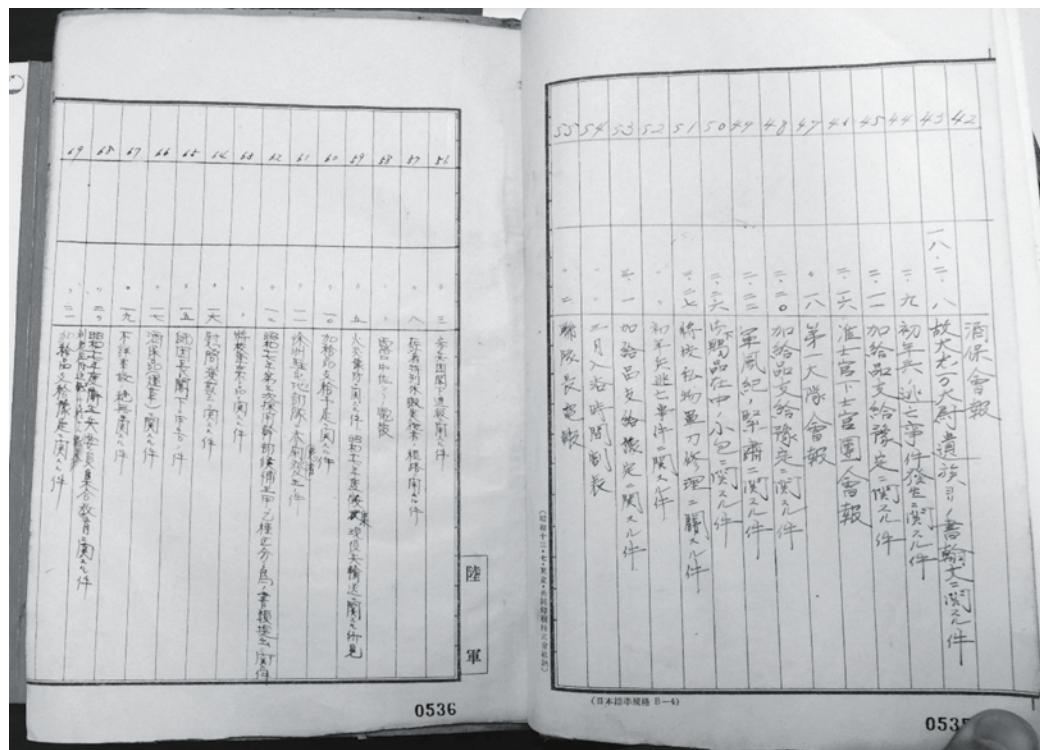
「二、出動部隊は三月十八日淮陰県劉老庄村付近の戦闘に於て左の戦果を挙く。」

遺棄屍体 一一八、 水冷式重機 一、 チェッコ軽機 四、 小銃 六一、 銃剣 一五、 革製弾帶 六一、 円匙 一五、 手榴弾 一五三、 弹薬 二六〇〇」

此战果统计公布在战斗结束后仅两天的作战担当大队（第一大队）的战果报告（会报）中。应是最早的，最精确的记录（此时可以肯定战斗详报还没有开始制作）。从此记录中可得知几个以前不详的内容。

一是能确定战斗发生在3月18日，即六塘河作战16日开始后的第三天。3月18日的记录还出现在4月8日要求提出船越正大尉言论（事迹）报告的一段中，所以不会有错。

二是记录了战斗的具体结果。敌遗弃尸体118名肯定是打扫战场时的计数。因为是完全的歼灭战，日军打扫的战场，所以数字也许有小错，但不会有假。那陈毅报告记录的“八十二人”，又如何解释？



日志的目录。左起第二行为刘老庄战斗战果报告

笔者认为陈毅记录的也是事实，但指的仅是被表彰对象的第4连成员。可实际在遭遇，接近战中被截断，打散的不仅是4连，还有其他部队。比如池田绘制的作战图中记录了在壕外向东北方退去的“一部逃走”者。联队长平岛周平的笔记中，也可看到19团企图反包围的记载。所以日军记录的敌军遗弃尸体118名的数字，应是包括在壕外一带整个战斗区域中一天内敌遗弃尸体的总和。也不排除其中包括被卷入战火的民间人（如新四军部队临时雇佣的车夫，庸人）的可能。从缴获武器数看，若按轻机枪一挺5人，重机枪一挺15人算，有武装者为96人，从武器数看118名也是较合理的。

如上图内容所示，日志记录的内容十分平静，寻常。仅4月8日的一条触及到船越正大尉的死亡。若3月18日一天真被新四军第4连消灭了170-300人的话，难道此庶务日记中不会出现反映？

## 五 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的在华作战

笔者曾按『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六塘河作战的一节记录，介绍过刘老庄战斗的细节。前文中也追踪考证了此资料的来源和可信性。证明了『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六塘河作战的一文虽然有基本情报不足的缺陷，但内容基本是可信的。遗憾的是，此唯一保留下来的文字记录，被发现后在国内除了被少数人有意图的曲解之外，并没受到战史研究关系者和宣传部门的“欢迎”。特别是联队史中有关日军战斗死亡者为“两名”（船越正大尉，中地政美曹长）的记载，由于远离国内宣传中的英雄形象，更触怒了多数爱国，拥军者的情感。实际上，可以说日军所有的战史关联记录中，最精确的就是死亡者统计（不包括负伤）。其数字基本都来自于战后的行政文件（户口记录等资料）。以下，利用『步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戰没者名簿』，从侧面再次检证一下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在七年抗战中战死者的状况和特征。

第十七师团（广野太吉中将）1938年8月2日在上海登陆后，隶属于“中支那”派遣军。步兵第五十四联队（高橋政雄大佐）与第十七师团本部一起进驻苏州。此年10月上旬至11月下旬，联队作为铃木（春松）支队（第十七师团的步兵团为中心混成）主力，曾参加过武汉会战，救助过在万家岭大败的第一〇六师团（松浦淳六郎中将）。后返回苏州，常州附近警备。1939年9月编入第13军，1940年下半年参加了宜昌（陈诚），江南（顾祝同），汉水（李宗仁）等作战，1941年上半年参加了豫南（汤恩伯），淮南（新四军、忠义救国军）等大型战斗。一部分（第三大队）还被抽调出赴山西，河南参加了中原会战（4月-6月）。此阶段（约两年），联队史称“中支战线”阶段。对手基本上都是国军的正规部队。

1941年4月以后，师团配属从第13军转为第十二军，联队本部进驻海州（连云港），直至1943年8月赴南太平洋作战之前一直在苏北进行讨伐作战。从此时开始，陈毅的新四军部队也成为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的对手之一。“刘老庄战斗”即发生在此期间内的1943年3月18日。有关新四军的作战特征，联队史中有下述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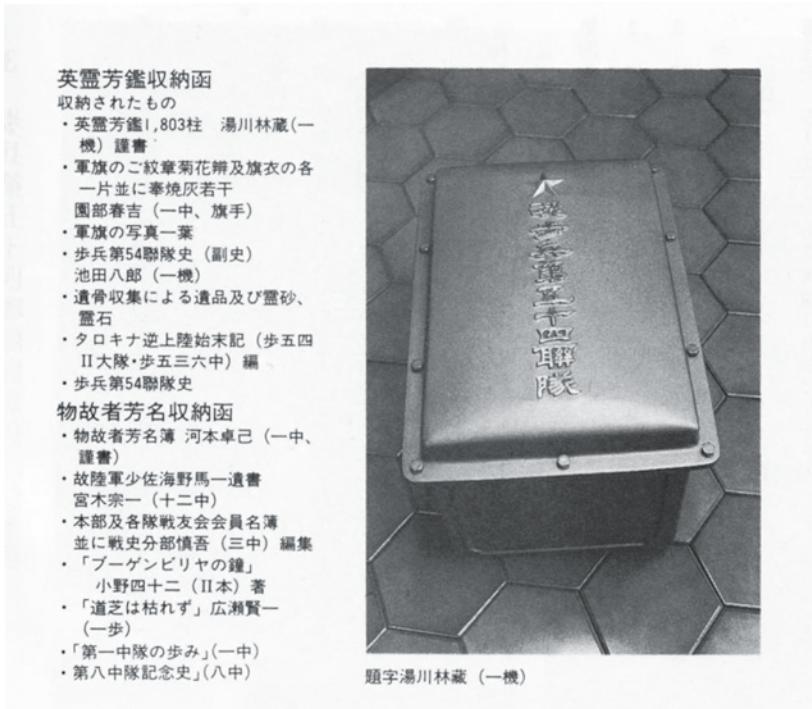
…（联队）当面之敌为国军苏鲁战区第39军（韩德勤）和共产党的新四军（陈毅）。此两者平

素一直关系不好，明争暗斗，日军一来便形成了三军鼎立形势，宛如三国时代的再现。由于日军兵力最弱，所以为完成守备任务必须争取当地住民的协力。部队不仅尽力于住民对策，也非常注意严整军纪。由于国军对日军作战态度消极，所以与国军作战机会逐渐减少，在此地区的共产党成为了主敌。共产党狡猾至极。你攻他就跑，你撤他又来，见我部是小部队就展开攻击，一见有炮出现马上又消失了踪影（168页）。

此描写一点不夸张，正是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从此文还可以知道，日军为了以少胜多实行有效率的地方守备治安，此时注意维持军纪，意图拉拢利用当地的协力者（伪政权，伪军）。所以加强守备地区的宣抚工作，不杀投降俘虏而争取策反，应是此期间日军地方守备部队的特征。刘老庄战斗中日军在绝对优势下一时停战劝降的理由就在于此。

## 六 两个『戰没者名簿』

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包括靖国神社）掌握着二战中几乎全部战没者（212万军人，军属）的详细记录。内容包括死者姓名，所属，死亡时间，地点，死因等详细信息。这种情报若一旦公开，联网，会澄清许多争论中的事实。如1937年9月25日有谁死在山西省灵丘县小寨村战场（平型关大捷）之谜，可一目了然。只是日本的隐私权，个人情报的保密制度至今一直在阻止，妨碍着这种情报的公开。



此函中有第一次统计的‘英灵’名单1803名《联队史》6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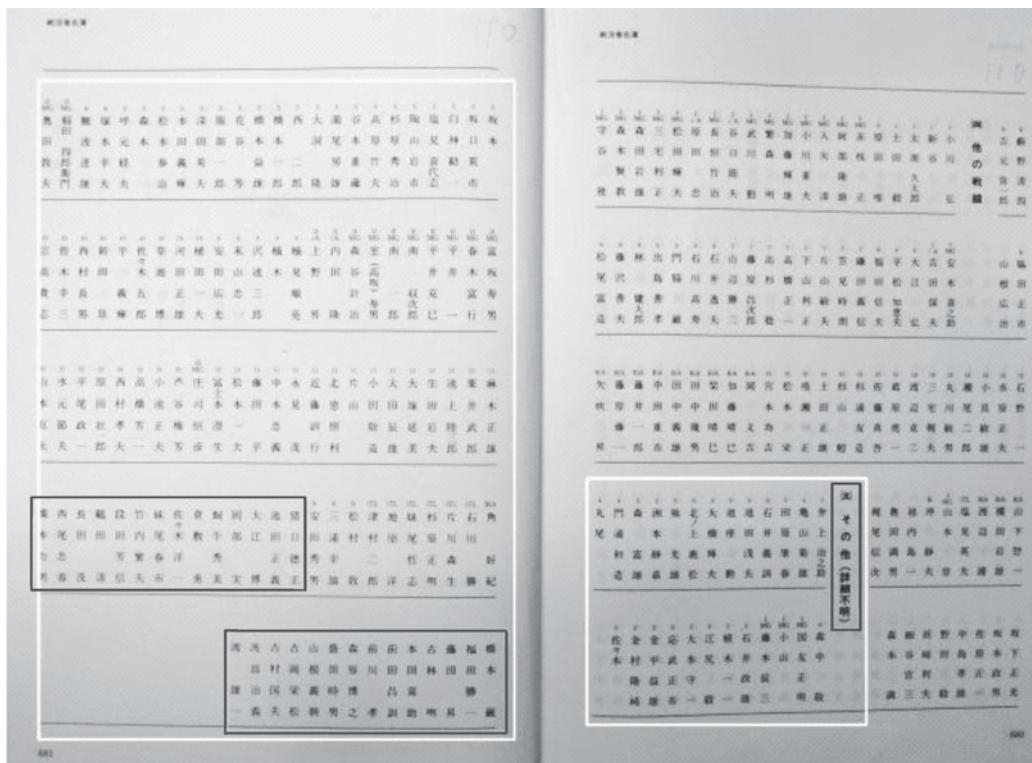
但对研究者来说，这类保密制度的壁垒并不太坚固，有很多漏洞可寻找。战后大量出版的各种联队史记录中常见的『戦没者名簿』，即是一个重要情报来源。利用此类名簿可确认作战担当部队在某日，某地的死亡者的数字，军阶，所属单位与真实姓名。

问题是此种『戦没者名簿』并不是每部联队史都有的，情报也不一定周全。记录范围，方法也有不同。值得庆幸的是『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能见到其存在。缺点为统计公布时数据被部分简略化，省略了最重要的死亡日期，地点的情报，保留的仅是笼统的作战地域和期间分类。下面先对『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的『戦没者名簿』（664-682页）做一个全体分析。此名簿内容包括1938年8月来华后至1945年8月败战时，7年间联队战没者的全部名单，共1979名。这个数字的数据从何处而来？『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但参考其他联队史的做成法，可知道是战后从行政资料记录中归纳出的统计结果。即1989年，作为联队史编纂事业的一环，编辑者从军人的兵役记录，军人履历书，死亡证明书等行政文件中汇集的最终统计。

实际上在此名簿问世的9年前，冈山市护国神社“歩兵第五十四联队显彰纪念碑”落成时，也出现过另外一个名簿，称《英灵芳鑑》，记录了1803名死亡者姓名。比前述联队史的最终名簿要少176名。这个《英灵芳鑑》与下图中的各种显彰资料（包括记录刘老庄战斗的联队副史）之后被封入铁函，1980年8月在显彰纪念碑落成后，供奉（埋葬）于纪念碑的底座之下。

为何出现两种不同的名簿和不同的数字？笔者推测铁函中“英灵芳鑑”，是被称作“英灵”，列名于靖国神社合祀者的数字。对此，9年后联队史中的『戦没者名簿』的统计，名副其实是所有战争期间“死亡者”的行政统计。其中不仅包括“英灵”，还包括原因不明的失踪，非战病死者，或被称为投降叛国者（被策反者，逃兵，或犯罪被处决者）中的死者。即曾有过兵役记录，军籍（歩兵第五十四联队所属）因在战争期间死亡，失踪而吊销户籍的所有“战没者”的名单。

下图内圈出的不明者名单，即是行政文件也确定不了去向（死亡情报）的失踪者。最后一部分甚至连所属单位（队）都不明确。这种现象在太平洋战争中出现的较多，原因是部队全体的覆灭，或军人在短时间内的大量死亡。来不及统计，收尸和验证。在日军惨败的南方战线，很多死者是按部队的出入国记录事后计算出来的。比如对美作战中的菲律宾战线，仅半年多，日军的死亡，失踪者就达48万6,600余名，超过了八年抗战日军在大陆死亡者的总和（40万4,600名），此数字中的一部分，即战后按厚生省掌握的军人出入国记录减算得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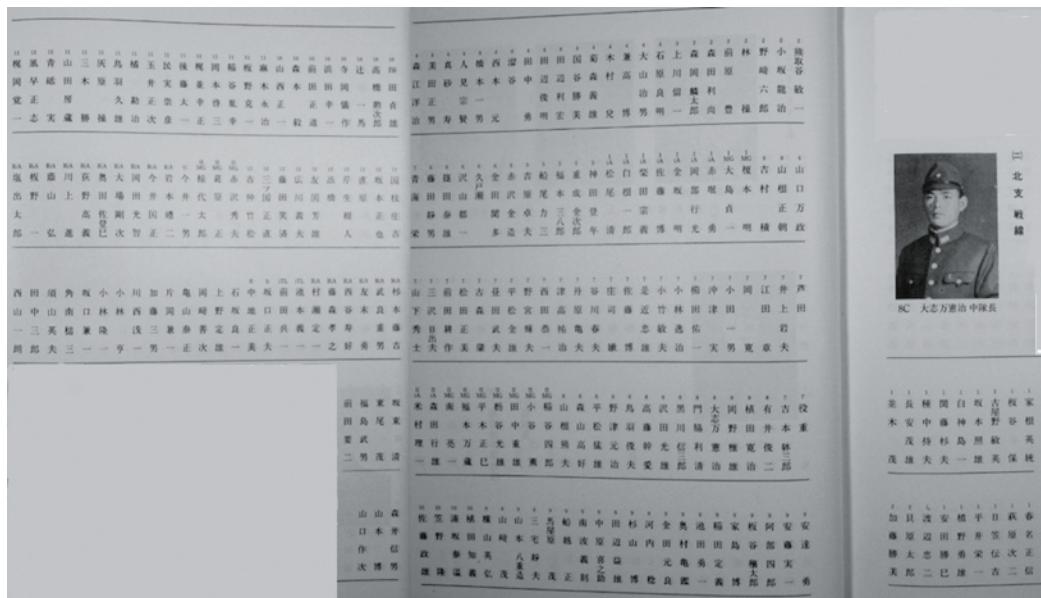


“详细不明”的135名，即是确定不了死亡的失踪者

从以上解释可以得知战后制作的『戦没者名簿』都是相当准确的资料。比起战时中的记录（如战斗详报，部队各级的死伤者统计等）来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当然不会存在什么掩饰，虚报。因为这是一个和显彰（靖国神社牌位），赔偿（遗族年金）发生关系的行政户籍统计数据，并不是什么为了宣传使用的战果报告。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史中记载的战没者数（1979名），超出“英灵”名簿（1803名）176名的理由就在于此。

## 七 三个数据对比

刘老庄连的战斗中日军死亡仅为两名的记录，也可以利用以上联队史中的战没者名簿从侧面检证。从以上统计全体看，步兵第五十四联队在北支战线（华北战场）作战27个月，经历了大小5、60次战斗，共死亡217名（见下图）。里面还包括参加中原会战，浙赣作战等对国军的大战役死者。若除去战病死，事故死数字外，地方讨伐中联队全体平均起来每场战斗的死亡者不会超过2-3名。怎可能170-300名一天都丧命于已完全失去抵抗力的刘老庄连之手？



步兵第54联队在苏北作战27个月间所有战没者名单，共217名

再看3月18日在战斗中担任正面突击任务的第九中队（约120名）的例。从战没者名簿可以算出，第九中队在华北作战的29个月间，经历了4、50次战斗，总共死亡20名。平均每次战斗不到一名。3月18日刘老庄战斗的突击时，即使全部都死在19团四连的枪口下，此数也达不到共产党宣传的最小战果（歼敌170名）的八分之一。同样，参加作战的第一大队，29个月间全体的死亡数为54名，若此日全部死在刘老庄，也不能凑够国内宣传数字的三分之一。此矛盾如何解释？也许又轮到“伪军”出场的时候了。可是战斗记录中此日并没有伪军。200名拉车运输的“苦力”，最大也只能称“伪民”。

记录了死亡时间、地点情报的《战没者名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启发意义。比较一下即可得知，到底战死者都是在什么时期，战死在谁的手里。以下对比一下从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的战没者名簿中统计归纳出的三个数据。

### 1. “中支”战线期间 (1938.8-41.3)

步兵第五十四联队1938年8月从上海登陆至1941年6月转到苏北之前共32个月，此期间联队史称“中支战线”，期间如前述，作战对手主要是国军主力部队，属于正面战场作战。32个月中联队共死亡533人，平均每月死亡16.7人。

## 2. “北支”战线期间（1941.4-1943.9）

1941年4月移驻到海州之后至1943年9月赴南方作战之前共29个月。此期间被称为“北支战线”期间。除了参加中原会战（5-6月，对手是国军卫立煌部），浙赣作战（42年5-8月）的部分部队外，主要在苏北与新四军作战，属于游击战。在此期间中，联队共死亡217名，月均死亡7.4人。（7.4人是包括中原会战，浙赣作战的总数，因为不可分割计算）。

## 3. 南太平洋战线 (1943.9-1945.8)

1943年9月至1945年8月, 步兵第五十四联队随第十七师团被从大陆派往南太平洋战线, 在拉包尔,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与澳军, 美军交战, 最终在布干维尔岛向美军缴械投降。此22个月中, 死亡与失踪者共合计1209名(内死亡993名), 超过在大陆5年间作战的总和, 月均死亡, 失踪55名。

歩兵第54聯隊月平均戦没者統計		期間	戦場	死亡数	期間(月)	月平均	敵相手
期間	戦場						
1938.8-41.3	中支戦線	533	32	16.7	国軍		
1941.4-43.8	北支戦線	217	29	7.4	新四軍, その他		
1943.9-45.8	南太平洋	1209	22	55	豪軍, 米軍		
1938-45	内地	20			非戦闘		
合計		1979	83				

## 歩兵第54聯隊戦没者地域区分和月平均死亡数字统计

对澳军, 美军作战月均死亡55人, 对国军作战月均死亡16.7人, 对共军作战月均死亡7.4名的月间战死者比较, 虽然只是一个局部的, 忽视了实力背景的个别统计数字, 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美军, 国军, 共产党军在对日作战时的总战斗能力(物量, 实力)之差。映出了一个长期被“中流砥柱”的政治宣传所掩盖的, 多数国人所不知道, 也不愿意接受的历史真相。

以上是笔者对刘老庄的战斗所进行的一系列学问面, 史料面的考察。澄清了战斗发生的日期, 地点, 日军的作战部署和详细的战果报告等。同时也考证了日军记录的构成特征, 史料来源和可信程度。基本还原了刘老庄战斗在历史中的实像。希望有异议者, 能出示可信的史料证据和笔者探讨。

